



非凡世界

◎ 谢连波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非凡世界

◎ 谢连波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非凡世界

谢连波著.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7.4

ISBN 978-7-5360-4966-6

I. 非... II. 谢...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04544 号

责任编辑:温文认

技术编辑:易平

装帧设计:分金炉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

开 本 880×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9.625 1 插页

字 数 190,000 字

版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6,000 册

定 价 1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eph.com.cn>

目 录

一	龙门峡与龙门侠	(1)
二	特殊的考验	(10)
三	习素女经的女人	(19)
四	县长的宏图	(26)
五	狼狈和兄弟	(34)
六	一炮打红	(47)
七	艳遇有时是机遇	(55)
八	腹有奇才我不残	(61)
九	儒商风范	(70)
十	和尚也有七情六欲	(79)
十一	喝牛奶最好养奶牛	(89)
十二	借花迎佛	(98)
十三	荔枝节	(108)
十四	本性的因袭	(120)
十五	啊! 这是骗局	(139)
十六	别心太软	(151)
十七	破局	(162)
十八	年关	(170)
十九	祸水	(186)
二十	县长在打太极拳	(198)
二十一	山重水复	(212)
二十二	记者核查	(223)
二十三	布防	(236)
二十四	自首	(243)

二十五	涅槃·····	(249)
二十六	月亮代表我的心·····	(263)
二十七	色诱·····	(274)
二十八	如是因得如是果·····	(287)
二十九	赛龙夺锦·····	(294)

— 龙门峡与龙门侠

碧溪河蜿蜒百里，在珠江水系虽不特别著名，风光形胜却别具一格，清水碧波，漫泻奔腾，气象万千；两岸或青峰相峙，或悬崖壁立，峭壁挂奇松，平坡长翠竹；更有一片片漫坡遍野的荔枝林，尽蕴南国风光之奇妙。春天荔枝花如云似雾，十里飘香；夏日荔枝红烂熳，遍野浮霞。最奇特是那龙门峡，此峡在碧溪河中上游处，形势就像一个长葫芦的脖子，宽阔的河面猛然收窄，两岸峭壁如削，就像一个天造大门，碧涛急湍而下，更奇的是激流处却有缓波，因江心一块巨石阻拦，此处水流一缓，形成两米许落差，便时有河鱼腾跃，每年农历五月，更有成群结队的鲤鱼漫游到此，轮番腾跳，蔚为奇观，谓之鲤鱼跳龙门。

与这一自然奇观相呼应，便是当地的民俗与风情。鲤鱼跳龙门的日子，也是当地人赛龙舟的日子，俗称扒龙船。那时节，四乡八里的人涌到龙门峡下游宽阔的碧溪河两岸看龙船竞逐，人山人海，欢呼声彼起此伏，真乃热闹非凡。赛龙舟的间隙，便有勇敢的后生跳到河里摸鱼，或逞能到龙门峡游泳，名曰“洗龙舟水”，据说可洗去霉运，洗掉疾病。这也是青年男女最欢乐的节日，他们往往能遇到可心的人儿呢。

以龙门峡为界，上游便是白县，县城叫荔花镇；下游叫荔县，县城叫龙门镇。相邻两县，共饮一河碧溪水，又都盛产南国佳果荔枝，长久以来都以兄弟县相称，人们结亲交友，相互往还，异常亲密。白县较为穷困，县城荔花镇规模较小，楼房也低矮些，经济发展也慢；荔县紧靠省城，经济发展快，新楼如雨后春笋，县城龙门镇规模就大得多了。于是，碧溪河往龙门镇流，白县的人谋发展也往龙门镇走，私下里便叫跳龙门，或者叫龙门

跳。

蓝伟刚就出生在白县荔花镇紧靠龙门峡的一个山村里，刚从娘肚钻出时，小手紧握成拳，接生婆好不容易才将其扒开洗净，之后便日夜紧握小拳头，直至拳里有酸臭味散溢而出。便有人议论“此子很贪，长大要拼命般博取，不得了的”。父亲迷信，拿生辰八字跑去龙门峡龙女观请道姑玄贞测算运程，玄贞看了八字，眯目沉吟，久久不语。父亲就非常紧张，在他心目中，这玄贞就是活菩萨，活神仙，既长生不老，又能知过去未来。你看她的体态容颜啊，传说已是四五十岁了，却是二三十岁的样子，秀眉美目，肤润如脂，青春长驻，很多人都请她推算祸福，都说她有未卜先知之能。

活菩萨怎么不说话呢，难道这儿子是孽种不成？

疑惑间，却听道姑说：“施主，此子命硬，但命中与你缘慳，恐难养活成人。若要拴住命儿，在左耳扎一个洞，戴一个环吧！”

父亲又紧张起来，嗫嚅道：“活菩萨，给我明示些吧！”

玄贞沉吟片刻，却道：“记住我给他的两句话吧！”

“啊！”

“将来会应验的，听着！”玄贞道，“一登龙门身百价，风云济会归原元。”

父亲如坠五里云雾之中，便说：“我是越听越糊涂了，给我再明示些！”

道姑垂目，脸面如板，仿佛睡着一般。

回到家中，父亲便请人在儿子的左耳扎了一孔，戴上了一个银耳环。儿子痛疼，便一个劲地啼哭，足足哭叫了一日一夜，哭得声嘶力竭了还在哭，慈祥的母亲只好将那耳环脱下。儿子便不哭了，抽咽了一会，便沉沉睡去。

父亲便又疑惑：这小子难道真的命硬，真的与我无缘？为弄个究竟，他便找小学教师解那批语。老教师戴着老花镜左瞧右看，听说是龙女观道姑玄贞批的，便拿捏着说：“偈语之类都有

些玄，含着天机呢，天机不可泄漏。大概说点吧，你这儿子如果登上龙门，比如考上大学，身价自然高百倍，一番风云济会后，便是大功告成吧，或者成正果，又或者……嘿嘿，不好说，不好说。”

约莫过了二十年之后，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蓝伟刚虽然聪明而又刻苦，各科成绩优异，高考却名落孙山，原因是他家庭历史不好，他的曾祖蓝士杰是大名鼎鼎的大山贼，祖父是流氓，父亲的家庭成份是上中农，那么讲究历史与出身的极左年代，他哪能跃进令人身价百倍的龙门里呢。

饱经沧桑的父亲便受到重大打击，喃喃自语：“玄贞那道姑算得不灵么？还是老教师解得不准？登上龙门才身价百倍啊，而今只能贱如蚁了，又是跟牛屁股的命，哎……”

蓝伟刚血气方刚，豪气干云，他岂甘心终老山村，他要创一番事业，考不上大学，就参军吧，掌不了笔杆子就抓枪杆子！

但是，蓝伟刚参军也不行，名是报上去了，体检也合格，但是政审却过不了家庭历史关。参军都不行，招工招干就更没他的份了，那个时代何曾向他这一类人招工招干啊！他悲愤难平！是我弱智么？不是啊！我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呢。是我身材矮小身患残疾么？非也！我体魄强健高大英俊哩！是我无能才智低下么？呸！我比招了工招了干的好多人都强呀！这个时代是容不下我这类人的时代，活下去有什么奔头有什么意思？呵！蓝伟刚遭到的打击可沉重，仿佛有只重拳沉沉地砸击他的心灵，一股绝望的情绪涌上了心头，他想自杀，想跳下龙门峡的激流漩涡里了却一生，一了百了！

蓝伟刚站在龙门峡最高的悬崖上，脚下旋流滔滔，头顶山风呼呼，他感到头晕目眩，腿有些软。凭岩而立的他，淌下了悲凉的泪水。

龙门峡两岸的峰崖高且陡峭，又长满茅草荆棘，蓝伟刚是历尽艰辛才攀爬到顶的。中途，有好几次想退下去，他不但腰痛腿

软，胸闷气喘，而且被荆棘刺破了手脚和脸面，伤口火辣辣地疼。但他想，我这是去寻死，去自杀啊，死都不怕了，还怕苦怕累么？这么一想，气一鼓，他又艰难地向上攀爬，终于登上崖顶。

蓝伟刚想往下跳但终于没有跳。

他刚登上崖顶就立即有所悟，哦，原来要达目的地，要攀登高处是那样艰难的，但只要有坚韧的意志，百折不挠的毅力，不断地攀爬，终究能达目的。我考不上大学，参不了军，招不了工招不了干，可还有其他路可走啊！哦，不是说条条大路通罗马么，不是说条条道路通北京么？我或者能闯出一条更好的路呢！

他这么一想，自杀的念头悄然退去，希望和理想又复归心头。他抹去悲凉的泪痕，龙门峡撼人心魄的极为壮美的景观将他吸引住了，两扇百十丈高的壁立如削的悬崖下面，滚滚急流咆哮奔腾，飞快地打着一个一个漩涡，翻滚着的滔滔激浪如万马争驰，激溅起的雪白浪花又似银蛇飞蹿，江流轰轰然，凛凛然，挟雷霆万钧之力，无可阻挡之势，一往无前地向前奔涌。哦，那黑粗粗的一截不是从上流漂来的枯枝朽木么，进入龙门峡之后，一个激浪就给打沉下去了，潜流了好几百米远才又浮出水面，但仅漂浮了一会儿又给旋流淹没了。更震撼心灵的却是江心急流处巨石下并力奋起的鱼跃，不同的季节都有不同种类的鱼上水觅食或迁徙，鱼们逆流而上，好不容易到了落差处的缓流下，满以为得计呢，却又碰到了巨石的拦阻，于是只好拼命地一跃，以求跳进龙门了。啊，那间或的鱼跃，有时是一条，有时是数条，有时竟是十数尾，从水中奋起，如箭般射出，高的有半丈，矮的亦有三尺，但成功跃进龙门的极少，多数的却是沉沉地跌落在龙门之下，但顽强的鱼仍在跳啊跳啊，那情景把蓝伟刚看呆了。

哦，鱼跃龙门！在传说中，跳过龙门的鲤鱼就变化成龙，龙与鱼有本质的不同，有如天地之别，龙是神通广大之一族，是统治水族阶层，能布云播雨，可翻江倒海，几乎可主宰水中的一

切。而鱼呢，水族中的芸芸众生而已，生命卑微，任由宰割！啊，那就难怪鱼这么不屈不挠地跃龙门了。

啊，我也要跃龙门。一跃不行再跃，不断地跃……

他忽然想起了那位大山贼曾祖父蓝士杰。这个大山贼的一切都是那么遥远，仿佛一缕淡淡的青烟，而这极淡的青烟却是挥之不去驱之不散的历史痕迹，竟又能那么残酷地左右着他的命运。

曾祖父蓝士杰的故事，他是从父亲那里听来的，当然从乡里乡亲或嘲或叹的话语里，也知道了蓝士杰许多事迹。

哦，曾祖父蓝士杰也是跳龙门啊！

蓝士杰当年怀抱着梦想从白县小山村跑到了较为富裕的荔县给地主打长工，那地主胡飞龙是当地的富豪，其财富是靠剥削佃农得来的，思想文化上却完全是个土鳖，但他谋财很精，且雄心勃勃，除了寻机霸占田地外，还想借用碧溪河水力搞碾米厂，因此忙里忙外的，日常的农作就全靠长工打理了。

蓝士杰其时是二十出头的年轻小伙，魁伟英俊，一表人才，加上平素好习洪拳，劳作之余，月色之下，便穿上灯笼裤，腰扎红绸带，在院落牛棚的一角场地使刀弄棒，扎马打拳。练武之人身体壮健，还隐隐然带一种英气，常得姑娘小姐们喜爱，便生暗恋。地主有个三姑娘称三小姐的，暗恋得最强烈，但又碍于身份地位悬殊，只能强憋着。她一憋，便有了反常的情状，就给负责缝补洗扫的二姑婆瞅在眼里。二姑婆与蓝士杰友善，便想促成美事一桩。她想呀想呀，终于思得一计。

三小姐百无聊赖就会看二姑婆缝补衣服或织麻。这天下午，三小姐又来了，二姑婆正在炙麻呢。初夏天气不凉也不热，二姑婆坐在工房门口，左边放一个盛满麻丝团的竹筐，右大腿盖一块搓磨得光溜溜的厚沉沉的特大瓦片，她在慢条斯理地搓磨麻丝线。

三小姐坐下：“二姑，有什么好听的事情么？”

二姑婆暗暗瞟她一眼，却道：“嘻，有呀，那个杰仔好招姑娘呀……”

“哪个杰仔呀？”三小姐暗里心急，却明知故问。

二姑婆说：“就是那个打工的蓝士杰嘛，嘿，昨天有个好漂亮的姑娘仔找他了……”

“哦，好上了吗？”

“我看没有！”

“怎么会没好上？”

“我看杰仔另有心上人！”

“那是谁呀？”

二姑婆瞟着她：“我也只是猜的，你也猜猜呀！”

三小姐与蓝士杰暗里眉目传情，只是没有戳穿那张窗户纸，便低垂了眼帘说：“我才不猜呢……”

二姑婆便说：“该猜就猜，该说就说，该做就做。不是说，有花堪折直需折，莫待无花空折枝么！”

三小姐突然羞红了脸。

二姑婆突然弯曲了腰身，嘴里哼哼地叫痛。

“怎么了你？”三小姐关切地问。

“哇——哇——哇——”二姑婆的腰身处倏然响起一种极奇怪的声音，仿佛有只小青蛙在叫，叫一声，二姑婆就猛然一颤，神情十分痛苦。

“你是怎么啦？”

“哇——”奇怪的叫声又响了起来。二姑婆掩着腰身痛苦地说：“女人啊，少时没人要，老了腰那里会叫！”

“真的？怎么我妈没说过？”

“傻姑娘，你妈怎会说这些事呢，怕你害羞和害怕。如果不是你亲眼看着和听着，我也不会跟你说呀，羞死人了！”

三小姐给吓昏了头了，便问：“那我会不会像你呀？”

二姑婆瞅着她认真地思索片刻：“你这个年纪，该有人要了，

再不，就怕会像我一样了。”才说罢，怪叫声又起，二姑婆情状万分痛楚。

三小姐就说：“什么药可治啊？我给你去弄些吧！”

“这，没药治，没药治，只能痛到死！”二姑婆说罢抱着腰身埋下头来了。

三小姐吓呆了，却毫无办法，可怜地望了二姑婆两眼，便闷闷地回闺房去了。

二姑婆见三小姐离去，便直起腰身，探手从怀里掏出一个小青蛙扔掉，忍不住嘻嘻地窃笑起来。

当天夜里，当蓝士杰演练了一套虎鹤双形拳，耍了两路洪家刀，便剥光了衣服赤条条地在牛棚里的水井打水洗澡。哦，多舒服，多么快意，一桶一桶的清水从头浇下，水哗啦啦地往身上淋，身上结实的肌肉便在月色下闪着亮光，当他用力搓洗着臂膀时，那体形便十足古罗马美男子运动时的雕塑。啊！什么叫阳刚美？这就是！什么叫美男儿？这就是！什么叫男人的性感？这就是！

躲在暗处偷窥的三小姐看呆了，她圆瞪双目，脸上发烧，浑身发抖。她终于憋不住了，她终于勇敢起来了，她不顾一切地冲上去，紧紧地抱着湿淋淋光溜溜的蓝士杰。蓝士杰先是一怔，继而浑身一震，热血涌遍了全身，猛地就将她抱得紧紧的，暴风骤雨般狂吻一阵之后，抱起她就冲进了自己的卧房……

古有遗训，酒色财气名利，色就如八阵图里的休门，入了此门，或迟或早大抵都会休的。色字头上一把刀，此刀既是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又是杀人杀得血肉横飞的硬刀子。因色之诱人，终会惹出祸患来。蓝士杰与三小姐就是如此，自井边偷吃了禁果，两个血气正盛的青年男女，犹如干柴烈火，差不多天天夜里都合在一块。没有不透风的墙，事情就传到三小姐父亲胡飞龙耳里。他顿时气得火爆胸膛，七孔生烟，这还了得，当长死的穷鬼贱骨头竟敢打我女儿的主意，污她清白，辱我门楣，把穷鬼

千刀万剐才解恨！

当天夜里，胡飞龙带着两个打手提着手枪直闯牛棚，但那里黑灯瞎火，悄无声息，踢开房门，全无人影。胡飞龙爱脸面，顾家声，猜想到蓝士杰可能在女儿房中，丑事传出去以后难以见人，便屏退打手，独自行事。他想，蓝士杰虽然武功了得，但如何挡得住火枪，我一枪就崩了他。

胡飞龙悄悄地走近三小姐房门前，便听到里面男女的调笑声。他大怒，以拳大力擂门，喝道：“开门！开门！”

房里立时静寂无声。

胡飞龙把门擂得砰砰响，门却闩得死死，里面一阵窸窣声响过，便啪的一声给踢开门来。胡飞龙一眼看见蓝士杰举枪就射，三小姐一声惊叫，扑过来挡住了子弹，子弹射在她的胸膛上，鲜血直涌，她一歪便倒了下去。两个男人刹那间都愣住了，但危险中的蓝士杰警醒得快些，他忽起飞脚嗖一下踢掉胡飞龙的手枪，跟着跨步挥拳击中他的太阳穴将其打倒，慌忙来救三小姐，但见她双目紧闭，脸色青紫，大概是没命了，于是顾不得那么多了，夺门就逃。

这一逃，便成就了一位大名鼎鼎的山贼。

蓝士杰不能不作山贼，胡飞龙告到县府追捕他，就像水浒传里的英雄好汉给逼上梁山一样，他躲到深山密林中落草为寇了。

自此，龙门峡一带，便出没一股劫富济贫、行侠仗义的来去无踪的神秘游侠。

数年之后，蓝士杰率领着一帮豪杰闹出了一桩惊天动地的大事来……

蓝伟刚望着龙门峡滔滔滚滚的河水，触景生情，禁不住吟道：“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曾祖父蓝士杰也算是风流人物啊，做一个惊天动地的山贼，轰轰烈烈过一生总比默默无闻地做一辈子长工强！

一股生存拼搏的勇气充盈了蓝伟刚的胸膛，他仰起头颅高举双臂，“呜——嗨——”地长啸一声后，又大声喊起来：“我——要——跳——龙——门——”

二 特殊的考验

第二天，蓝伟刚就到了荔县的龙门镇，开始了他的龙门跳。

荔县的龙门镇，与蓝士杰时代的龙门墟相比可谓面目全非了，那时的龙门墟只有数十间大瓦房，街市也只是两丈来宽百来丈长的两条简陋街巷，现在呢，已是现代化的小都市了，高楼林立，宽阔笔直的大街有二十来条，面积与二十年前相比也大了十数倍。不过，在电视塔，大剧院，百货大厦和三星宾馆耸立起来的同时，碧溪河两岸茂密的山林灌木却迅速地萎缩，碧溪河水也变得浅了浊了，飞禽走兽和鱼虾蟹鳖大量减少，龙门峡的自然风光失却了许多独有的特色。

蓝伟刚到了龙门镇后，先在一些工厂打工，干的都是重活脏活，他在农机厂干过翻砂工，在电镀厂做过打磨工，还在一些乡村建筑队做过最苦最累的泥仔（泥瓦工）。艰苦的打工生活将他身上浓重的学生气、斯文味全冲刷光了，在深刻认识了生活的艰难的同时，他身上多了好些坚毅的力量、恢复了乡村孩子的几分野性。

是那几分野性使他的命运出现转机，让他踏上了充满诱惑也充满机遇的人生道路。

那是一个星期天，他睡到上午十时多才起床，可脑袋还是昏昏沉沉的，昨夜看书到凌晨二时多，过了正常睡眠时间，他失眠了。挣扎起来后，他想，妈的，老迷着书本也许真的没用，反而弄得我夜不成眠，精神恍惚。古人说得好，“刘项原来不读书”，那个建筑包工头赚下成千万了，也还初中没毕业，我何苦读这么多书？嘿，今天我就逛他一天！

他先在街上漫无目的走了一会，觉得有点烦嚣，便信步走到

碧溪河公园。

碧溪河公园建在河边，方圆约五平方公里，里面有碧溪湖，湖岸垂柳依依，柳阴下有一张张碎花水磨情侣椅，是这小城休闲度假的好地方。

他有些无聊地在公园转了一圈，便觉肚子饿了，一看时间已过十二时，就到快餐店买盒饭吃。买盒饭的人多，要排队，他前面是个苗条女郎，剪短发，脖子白白的，飘散着幽幽的女儿香味。凭直觉他感到这女郎一定很美，就想，结识她多好！

这么想着，机会就真的来了，轮到女郎买盒饭时，她的一百元整钞却没了零钱退回，卖饭的便将目光投向他，这时他反应迅速，表现得得体，大度而彬彬有礼，热情而不失矜持，竟然像那星级宾馆的白领管理员，他递过去二十元说：“她和我两个盒饭！”

前面女郎还没反应过来，可卖饭的已接过钱并将盒饭分别递给他们，他接过盒饭转身就走，女郎犹疑半刻接过盒饭却快步赶上来，说：“我吃过饭找零钱给你！”

待两人都在小桌子前坐下，他才说：“嘻，算我请客吧！”

女郎咧嘴一笑，露出两排碎玉般整洁的牙齿。啊，她真的很美，秀眉美目，白净的瓜子脸，还带两个酒窝，却道：“你好大方，很有钱似的，但凭什么请我，我凭什么吃请？”

他愣怔一下，心里道，问得好，却说：“有道是相逢何必曾相识，这小小的帮忙不要什么原因吧？”他对她笑了笑，又戏谑说，“要说原因嘛，也很简单很明白，看到漂亮的女孩一时寤住，爱美之心促我援手罢了，嘿嘿。”她微笑着，心里只觉得这男子不但心好，还有着别样的机智与诙谐，便暗生好感，想结识他做朋友。但女孩天性被动，便希望他主动进攻。

果然，吃完盒饭，他就说：“你是一个人玩？我们一块玩玩，聊一聊好吗？”

她冲他笑笑，便算应允了。

他们走到湖岸柳阴深处的石椅坐下，开始了虽然陌生，却是

坦诚的谈话。

她知道了他的姓名和工作情况，他也知道她名叫林美琼，在碧溪河畔著名的白磨坊大酒店当服务员，今天是难得的一天休假。嘿，他俩各自罕有的休假日却那么巧的相遇相识，彼此便觉得是一种缘分了，感情不知不觉便升了温。

她关心地对他说：“蓝伟刚，你干那打磨工不会有出息的，转行吧！”

他无奈地说：“我知道啊，但一时找不到好工。”

她说：“你整天呆在车间打磨，机会来到面前也难碰上，来白磨坊干吧，这是各路英雄好汉聚会的地方，凭你这人才，迟早会遇到赏识者。”

他沉思有顷，觉得很有道理，便说：“说的是，但不知我不能进去。”

“能进的！”她很有把握地说：“宾馆这种地方，如今流动性大，打工仔打工妹这山望着那山高，找到好工就跳槽，就像一个中转站。我给你打听一下，等着我的消息吧。”

半个月之后，蓝伟刚就进了白磨坊大酒店当侍应生。一般说，凡高级点的宾馆酒店都聘小部分年轻帅气的小伙子做侍应，因为到酒店来的不乏女老板更有来消遣的富婆，她们就喜欢英俊的小伙子侍候。

两个似乎一见钟情的青年男女在一起工作，那友谊就会迅速向爱情发展。白磨坊餐饮部一般晚上九时许就下班了，他们便常在一起打发时光，夜总会、茶艺馆等属高消费，他们享受不起，便买晚场票到影剧院看电影，或者逛夜街，碰上好看的电视节目便驻足观看一阵，有时见对方宿舍人少也会躲进去看小说。有晚蓝伟刚看到动情处，见宿舍仅剩他两人，猛地抱着林美琼就吻。她没思想准备，又怕女同事撞见，就用力挣扎开来。

正当他们热恋的时候，一个新的机遇来到了蓝伟刚的面前，他自始踏上了一条光明之路，但他们美好的初恋却败坏了。